

魂歸離恨天

35
432
林 譯 界 世
編 主 珂 潘

天恨離歸魂

(下 冊)

愛彌萊·白朗蒂作

羅 塞 譯

復 活 書 店 發 行

魂歸離恨天

全二冊

原書名：Wuthering Heights

原作者：Emily Brontë

譯者：羅 塞

出版者：藝 宮 書 店

發行者：復 活 書 店

重慶中一路新華商場

印刷者：聯合印刷工業公司

重慶南岸敦厚上段80號

有著作權 * 禁止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一日初版

定 價： \$ 8.00

售 價： \$

十八

戴安太太繼續的說下去：——

這悽慘的時期過去以後的那十二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期：我最大的煩惱就是我們的小姐偶而小病所引起的，她所發生的這種情形，不論窮或富的孩子是相同的。過了最初的六個月以後，她像一株落葉松似的長得很快，在林頓太太墳上的灌木叢還沒有第二次開花時，她已經能走能跑了。她是將溫暖的陽光帶進了這冷寂的屋子的最惹人愛的東西：一個絕然美麗的面孔，有着恩蕭家的明媚的黑眼睛，林頓家的柔細的皮膚，玲瓏的面龐，金黃色的髮髮。雖然不粗野，但配上一顆情感過於靈活的心。因此，她的志願是很高的。這種深切的情感使我想起了她的母親：但她並不完全像她的母親；因為她能溫順得像隻鴿子，並且她有柔和的聲音，深沉的表情：她的動怒總不是兇狂的；她的愛不是狠的：但是深刻而纏綿的。不過，這是不可否認的，她仍有糟蹋了她的天資的弱點。執拗的傾向是一個，同時還有

一個倔強的意志，但這是不論脾氣好壞，一切被溺愛的孩子所共有的。如果一個僕人偶然惹了她，她就要說——“我要告訴爹爹去！”如果她爹爹責備了她，即使只看一眼，你也必以為是碰到使他心碎的事；我不相信她的爹爹會嚴責過她一句話。他的心力全化在教養她，而認為那是一件樂事。僥倖地，好奇心與靈活的智力使她成了一個伶俐的學生：她對學習是熱切而求上進的，毫不辜負他對她的教導。

到她十三歲時，她還沒有獨自到農場外去過一次，林頓先生很難得有時帶她到一里外的地方去散步；可是他又不放心將她交給別的人。吉麥頓對於她祇是一個幻想的地方；除開她的家外，教堂是唯一到過的所在。烏色嶺山莊與赫斯克萊佛先生在她是沒有的：她是一個十足與世隔絕的人；她對於這種生活頗為滿意。有些時候從她的小屋的窗子裏向村裏看，她就說：

“艾倫，還要多久我纔能走到那些山頂上去啊？我不曉得山的那一邊是些什麼——是大海嗎？”

“不是，凱茜小姐。”我便這樣回答她：“那邊不是海，和這邊是一樣的。”

“我們站在它們下邊，那些金黃色的石頭像一些什麼呢？”有一次她問道。

那是潘尼斯東岩的嶮峭的斜坡特別引起了她的注意；尤其當落日照射在斜坡與岩頂上，其餘的景色全藏在陰影裏的時候。我告訴她，那兒是一大堆光石頭，石

隙中那些土幾乎不夠培養一株發育不全的樹。

“那麼爲什麼這裏已經黑了很久，那些石頭還發亮呢？”她問。

“因爲它們比我們這裏高得多。”我回答道：“你爬不上去的，它們太高了，太險了。在冬天，霜在未來我們這裏之前，總先在那裏；在盛暑，東北邊下面的那個黑洞裏還發現有雪呢！”

“哦，你已經到過那裏了！”她喜歡的叫道：“那麼等我長大後我也可以去了，爸爸去過了嗎，艾倫？”

“爸爸會告訴你的。”我急忙的說：“那些地方是值不得去玩的，你和爸爸去玩的那沼池不是很好的嗎；農場的花園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了。”

“不過花園我玩夠了，那邊我可沒去過，”她自言自語的說：“如果我能到那最高的地方四處的看看，那我可真高興；總有一天我的小馬敏尼會帶我去的。”

一個女僕向她提到了神仙洞，這可將她引得坐臥不安了；她爲這件事纏着林頓先生；他答應等她再大一點時一定帶她去。但她就用月來計算年歲，總說：“現在我的年紀可以去潘尼斯東岩了嗎？”可是，路的那邊就是烏色嶺山莊，愛德茄不想到那裏去；所以她得到的回答也總是：“還不能，孩子，還不能。”

我說過赫斯克萊佛太太與他的丈夫分離後還活了大約十二年，她們的這一家人身體都是不大強健的；她與愛德茄都沒有你在這附近可以普遍看得見的紅潤的

險。她是害什麼病死去的我不大清楚：我想，她們都害一樣的熱症，初病時並不顯出什麼，但無辦法可以醫治，到後來，生命可很快的就斷送了。她通知她的哥哥說，她病了四個月，結果如何可想而知；所以，如果可能希望他到她那兒去一次；她有好多事要安置，和他見最後的一面，並且她還希望能將小林頓交給他，她的期望是小林頓交在他手裏一定會和她對待他一樣的好：至於小林頓的父親，她認為他必定不會負擔他的教養的責任，我的主人沒有猶豫什麼便答應下來了：平常他是不會爲普通的交際而出門的，這一次他立刻就動身去了，而將小凱茜交給我，再三的叮囑我說，不管有沒有我陪着，都不准她走出園子去：至於她會擅自的跑出去他可沒有料到。

他共去了三個星期。在最初的一兩天，她傷心得無心讀書，也無心去玩，總是坐在藏書室的角落裏不動：而沒有給我什麼麻煩；但繼之而來就是一串令人難耐的麻煩了；那時我是太老了，也太忙了，不能不停的上上下下的陪着她，於是我就叫她自己去玩，常叫她自己出去附近玩——有時走路，有時騎馬；並且在她回來後還耐着性子的去聽她講所遭遇的與所想像的一切。

那時正是酷夏的開始；她時常歡喜從吃過早餐就獨自到外面去玩，直到吃茶點的時候纔回來；晚上她講述一些幻想的故事。我不怕她跑出園子去；因爲外邊的門平常總是鎖着的，我以爲即使開着她也必不敢冒險

出去。不幸，我是錯信任了她。小凱茜在一天早晨八點鐘來向我說，這天她要裝扮一個阿拉伯商人，帶着她的旅行隊穿過沙漠去；要我準備足夠的糧食供給她和她的牲口——一匹馬，三四駱駝，駱駝是用一隻大的獵狗與一對小的獵狗來代替。我便將很多的糖果放在她的駱駝的一邊籃子裏；她像一個仙女似的快活，用她的寬邊帽與面紗遮着七月的陽光笑着跑了，對我的要她早點回來並且不要跑快的囑咐也只是嬉笑；這個小頑皮到吃茶點時還不見，那隻大獵狗由於太老而且太懶，這時先回來了；但小凱茜，小馬，那一對小獵狗却不見；我立刻派人到處去找，最後我自己也出動了。一個工人在園子的邊境上修理籬笆，我問他見了小姐沒有。

他說：“我早晨見着她。”他回答說：“她要我將籬笆上的木棍砍掉一根，於是她從這個缺口裏出去了。”

你可以猜得到我聽見了這個消息作何感想。我以為她準是到潘尼斯東岩去了。“她會碰到什麼啊？”我突然叫着，從那人正修着的缺口衝出去，直向着大路跑去。我好像是爲競賽而跑着，一里又一里直到看得見綠色嶺山莊的地方；但我仍然看不到那裏有小凱茜的踪跡。那岩是在離赫斯克萊佛的屋子祇有一里半（離農場則是四里）；所以我怕在未趕到山莊時就天黑了。

以後她要滑交了。”我想：“如果跌死了，或者將骨頭跌斷了怎麼辦呢？”在我去山莊的途中，這不安的念頭使我夠苦了；但是，我看見她帶走的最惡的那隻獵狗，

查利頭腫着耳邊流着血躺在山莊的窗子下面時，我纔放心，我推開了小門跑進去，急促的去敲大門。來開門的是一個以前住在吉麥頓的我認識的女人：自從亨德萊死後她便來這兒做女僕了。

“哦，”她說：“你來找你的小姐了！不要慌，她很平安的：我真高興不是主人回來。”

“那他是沒有在家，是嗎？”我因跑路而且不安的原故幾乎喘不過氣來。

“是，是”她說：“他和約瑟夫都出去了！我想這時候他們大概還不得回來，進來坐一會吧。”

我走進去，看見那小頑皮正坐在爐邊，她母親小時坐的一把椅子上搖着，她的帽子掛在對面的牆上，她彷彿完全是在自己的家裏一樣，高興的對哈東——他已經是一個十八歲的強壯的少年了——談笑着，以驚訝而奇怪的樣子看着她；她不停的問這問那，但他認識的却不多。

“真不錯，小姐！”我用生氣的樣子來隱掉了我內心的喜悅：“這是你最後的一次騎馬了，以後讓你爸爸來答應你出來，我不再信任你出來了，你這個頑皮，頑皮的小姑娘！”

“哈哈！艾倫！”她高興的叫着跳了過來：“今天晚上我又有一個好故事講給你聽了：你竟找得到我，你以前來過這裏嗎？”

“戴上帽子，快回去。”我說：“我真爲你難過：你做

了不小的錯事。號哭是沒有用的；那是補償不了我爲你到處都跑遍了的麻煩。你想想你爸爸是怎樣吩咐我，叫不給你出來；但是你却這樣偷着跑出來了？這表示你是一個狡猾的小狐狸，以後不再有人敢信任你了。”

“我做錯了什麼啊？”她想哭但又立刻忍住：“爸爸沒有告訴我什麼呀：他不會罵我的，艾倫——他不會像你這樣發脾氣的！”

“過來，過來！”我說：“我給你繫上帽帶，現在我們都莫發脾氣。哦，好不害羞！你已經十三歲了，並不是小娃娃啊！”

我說這些話是因爲她將帽子丟掉了，而躲到煙囪那裏不給我拉着她。

“不要這樣。”那僕人說：“不要太逼你的小姐，戴安夫人，是我們留她下來的：她怕你罵早就要騎着馬回去的。哈東說要送她去，我覺得也應該：山上的路是不大好走的。”

在這時候，哈東手插在袋裏說不出話來；雖然他的樣子不大喜歡我的來臨。

“我要等多久啊？”我不理會那女僕，繼續着說：“十分鐘以內天就要黑了。你的小馬呢，小姐？那福尼克斯又在那裏呢？你再不走，我可要走了；隨你。”

“那小馬在院子裏，”她說：“福尼克斯關在那裏上面。它被咬傷了——查利也被咬傷了。我本想把詳細情形告訴你；但你一來就發脾氣，好像你不要聽。”

我拾起她的帽子，再去替她戴上；但我發覺屋裏的人全徧袒她，她開始繞着屋子打轉；我去追她，她便像一個小老鼠在傢俱的上面，下面，後面亂跳，亂跑，使我跑出了一些怪樣子來。逗得哈東與那女僕笑了，她也跟着笑了；這無禮使我更發怒了，我叫道：

“好！小姐，如果你知道這屋子是那一個人的，你必會自願走的。”

“是你的父親的，是嗎？”她轉了過來去問哈東。

“不是，”他說着害羞的把頭低下去。雖這雙眼睛正與她的一樣，但他仍受不住她的那樣的凝視。

“那是誰的呢——你的主人的？”

他的臉更紅了，起了一種反感，喃喃的咒罵一句轉身走了。

“他的主人是那一個啊？”這討厭的女孩又繼續的問我：“他常說：‘我們的屋子’‘我們家裏的人。’我還以為他是房主人的兒子，並且他又不叫我小姐；他應該這樣叫，如果他是一個僕人，他應不應該啊？”

哈東聽見了這一篇傲慢的話，臉上佈起了一陣黑雲，我悄悄的推推她，最後使她決定要走了。

“好，拉我的馬來。”她像在農場裏對一個招呼馬的孩子一樣對她不認識的親戚說：“你可以跟我一起去。我要去看你所稱讚的‘捉妖精的’從沼池裏出來，去聽你所說的‘小仙人’：可是要快點啊！怎麼回事啊！我說，拉我的馬來。”

“在我做你的僕人之前，我要先看你墮進地獄去！”那少年叫道：

“你要看我什麼？”小凱茜嚇了一跳。

“下地獄——你這不懂禮的妖精！”

“好了小姐！你找到了一個最理想的同伴了。”我插口說：“這些話用來對一個小姐說真好！請你不要再同他吵了，來，我們自己去找敏尼，走！”

“可是，艾倫。”她吃驚的睜大眼睛叫道：“他怎麼敢對我這樣說啊？他可以不照我的話做嗎？你這個壞東西，我要告訴爸爸你說了什麼——好，你看着吧。”

哈東並不覺得這是恐嚇，於是她氣得又哭了。“你替我拉馬來，”她轉向那個女僕叫道：“並且立刻將我的狗放出來。”

“放和氣些，小姐，”那女僕說：“放客氣些於你並沒有損失，雖然那一位哈東先生不是主人的兒子，但他和你是表兄弟；並且，我也不是屢來服伺你的。”

“他和我是表兄弟！”小凱茜冷笑一聲說。

“自然是真的。”責備她的那個人說。

“哦，艾倫！叫他們不要說這種話。”她很煩惱的說：“爸爸到倫敦去接的那個纔和我是表兄弟，他是一個體面人的兒子，那個——”她止住話頭哭了起來；和這樣粗俗的一個人是親戚她怎麼受得了。

“嚇，嚇！”我小聲的說：“一個人可能有各種不同階層的表親，小姐。這並非說有什麼不對；如果他們是

壤的值得接近，那不和他們往來便完了。”

“他不是的——他和我不是表兄弟，艾倫！”她想過之後更難過了，撲倒在我的懷裏。

對於她與這個女僕互相洩露的祕密使我難住了；無疑的愛德茄回來的消息一定會給赫斯克萊佛知道的；同樣，小凱茜在她爸爸回來後首先一定要問她爸爸這個親戚關係。哈東一會兒便對他被認為僕人沒有感到什麼，並且似乎被她的煩惱所感動了；於是，將她的小馬拉到門口來，爲了和她和解，從他的狗窩裏拿出一頭很好的彎腳的小特呂¹來，放在她的手裏並且祝她好！因爲他心裏並沒有什麼，她止住了一下哭，奇怪的看了看他，又哭了起來。

她對這不幸的傢伙的反感使我很好笑；他是一個強壯的青年，相貌也還不壞，但他的服裝則是成天在田裏做工，沼裏捕野物的式樣。不過，從他的相貌來看，我却能找到一顆比他的父親良好的心。好的東西與野草生在一起，自然它的品質會被荒蕪的產物所掩沒；但是，原來是一塊富饒的泥土，如果在另一種較優的環境下，它仍可能生產豐足的收穫物的。我相信，赫斯克萊佛並不對他的肉體虐待；由於他的性格是倔強的，因而引不起別人施給他那種待遇：在赫斯克萊佛看來，他不怯懦，自然也不會使人想要去虐待他。於是似乎將對他的憎恨變了一個方向：不教他讀書，也不教他寫字；凡

¹ 獵犬的一種 此處是註音。

與主人無礙的惡習慣一概由它；不給他在德性上有一點向上的發展，或者是對他的惡習的有點教訓。我還聽說，對於這種墮落約瑟夫也有功勞，由於他是這古老的家族所傳下來的主人，從他小時就迎合他，溺愛他。他向來就攻擊凱塞玲·恩蕭與赫斯克萊佛，從小就使老主人不得安甯，他們的“醜行爲”逼得老主人整天以酒澆愁，所以他將哈東的一切責任都加在奪取他的家產的赫斯克萊佛的身上。如果這孩子罵人，他並不指正他；任何錯誤他也不管。顯然的，約瑟夫滿足的眼看着他走到最壞的一邊去；他認爲這孩子是被毀了；所以靈魂只有永墮地獄；但，他以爲這責任赫斯克萊佛一定得擔負的。哈東的血債必須從他的手中取償；因此，這樣一報他就完全滿足了。約瑟夫灌輸了給哈東對於名望上，血統上，有一種驕傲；他要，他一定要在他和赫斯克萊佛之間激引起憎恨來；但，他對這山莊的新主人的畏懼鄰近於成爲迷信，所以他只是暗自表示而已。

然而我用不着假充內行說，我熟悉當日烏色嶺山莊的生活方式：我所說的全由聽來的；因爲我親眼所見的是很少的。據村裏的人說，赫斯克萊佛對他的佃戶是一個很殘酷的地主；但他的家裏，在女性的管理之下恢復了昔日舒適的氣象，亨德萊活着時的一切騷擾都不再有了。從前的主人是過於陰鬱，不與任何人——不論好人或壞人——往來，現在他也是那樣。

不過，這不是我們要說的故事。

小凱茜拒絕了以小獵狗的求和，只要她自己的狗——查利與福尼克斯。於是兩條狗跛着腳垂着頭跟着來了；在回家的路上我們都不高興。我不能從我的這位小妞口中探問出她是如何消磨這一天；祇有一點，我猜想她的漫遊目標乃是潘尼斯頓岩；她一路平安直到田舍門口，適逢哈東走出來，跟着幾條狗，牠們就向她的隨從狗進攻了。一場惡鬪之後，牠們的主人纔把牠們分開；這就算是見面禮。凱塞玲告訴哈東她是誰，她要到什麼地方去，請他指引路；最後，勸誘他陪她去。他揭穿了神箭洞與別的二十個古怪地方的神祕。但，倒霉的是她不肯將她所看見的那些有趣的東西細述給我聽。

雖然，小凱茜不肯把以前的情形告訴我；我可以猜得到她的嚮導，在被叫做僕人而傷了他的感情之前，是頗爲她所信任的；後來赫斯克萊佛的女管家說他與她是表兄弟又傷了她的心，他的話刺傷了她；因爲在農場裏，每一個人都叫她做“心肝，”“親愛的，”“女皇，”“安琪兒，”而現在竟受到了一個陌生人的這樣的欺侮！她不懂得究竟這是什麼一會事。

我費了很大的勁纔使她答應不在她的爸爸面前提到這件事。我告訴她，她爸爸是怎樣厭惡住在山莊的這些人，如果他知道她去過，他將要多麼難過；但我解釋得最得力的是因爲她如果說出了我玩忽他的叮囑，也許他會大怒趕走我；凱茜不願我走，所以，她答應了，並且沒有失信。噯，她真是一個逗人愛的小姑娘啊。

十九

一封黑邊的信帶來了我的主人的歸期，依莎蓓拉死了；他寫信叫我給他的女兒準備喪服，同時準備一個房間及一切東西給他的小外甥。凱茜想到可以歡迎她的父親的歸來，高興得直跳；並且儘量的想出和她是“真正的”表兄弟的不優越的地方。他們所預定回來的那一天到了。從早上她就忙着支配她自己的那些小事情；弄好後她便穿上了新喪服——可憐的小東西！她姑母的死並沒有使她感到什麼難過——她總是來麻煩我，要我陪她出去到外面接他們。

“小林頓只比我小六個月，”當我們在樹蔭下不平的草地上走着時，她說：“有他來做同伴那多值得高興啊！伊莎蓓拉姑母將他的頭髮剪下來送給爸爸：比我的顏色還淺些——更近於淡黃些，但却一樣的美好！我好好的把它收在小玻璃盒子裏，並且我常想道，能看見它的主人是多麼快樂的事啊！哦，我很高興——爸爸，親愛的，親愛的爸爸！來，艾倫，我們跑吧！來，跑啊！”

叫着，她跑了，但馬上又跑了回來，在我泰然自若的還沒有走到大門時，她已經來回的跑過好幾次了；後來她就在小路旁草地上坐下來，竭力耐住性子等着；但這是不可能的：她不能使自己安靜一分鐘。

“他們還沒有來啊！”她叫道：“哎，我看路上有灰塵了——是他們來了嗎？不是！他們什麼時候纔會來啊？我們可以再走一點路——只要半里，艾倫：只是半里？答應吧：只到轉彎處有叢樺樹那裏！”

我堅決的拒絕了。最後，她可以不要再急躁：那馬車真的看得見了，小凱茜將剛看見從車窗裏現出來的她的父親的面孔，就叫着將兩手伸了出去。他下車似乎也像她一樣的匆忙：一直到過了半會兒，他們纔算將注意力分一點到他們以外的人才上去。在他們互相親熱的當兒，我偷偷的看了小林頓，他是在一個角落裏睡着了，他穿着一件暖和的皮大衣，好像這時已經是冬天了。一個蒼白的嬌弱的沒有丈夫氣的男孩子，很可能被認做是我的主人的小弟弟，因為他們是很相像的：不過，在他的臉上現出一種不正常的乖戾的樣子，這可是愛德茄所沒有的。愛德茄看見我在張望；就搖搖手叫我將門關上，不要去驚醒他；因為這旅程太使他疲勞了。小凱茜亦頗想看他一眼，但她的父親在喊她，於是她便跟着她爸爸一道走進園子來。

“現在，我的乖，”愛德茄在走到門階前面時對他的女兒說：“你的表弟是不像你這樣強壯快活的，不要